

苍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刘绍宽

专
辑

政协浙江省苍南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苍南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刘绍宽专辑）

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二〇〇一年三月



刘绍宽先生像

自君入政途長才屈一令疾惡志鷹鷂遇激乃蹭蹬武人
 為大君師錫卿借徑君在國運場恥受偽汗命踴躍來
 泥墮耕度笑相迎相與校舊編遺文訪先正表章付手
 民彌切拜嘉穀三年兩鉅集集成乃見贈遜學樹前茅
 孫七僅有永嘉穀書之刻斯桂稱後勁黃君溯初所刊希世華子魚千秋
 愧骨郢

次能劉 紹寬稿

前 言

浙南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史学家刘绍宽先生，1867年11月8日出生于原平阳县江南乡白沙里（今属苍南县龙港镇），他一生历经晚清皇朝、军阀混战和民国时期，饱尝忧患，故能深切了解民间疾苦，忧国忧民之心相伴一生，体现了我国正直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一生勤勉治学，敬业乐教，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及诗文日记等，这些遗稿是弥可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存史、资政、育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县政协文史委克服种种困难，多方搜集资料，认真考订求实，经过一年多艰辛劳动，终于编纂完成本期《刘绍宽专辑》。

本辑编纂伊始，特别聘请了陈镇波先生为委员，本书中《开一代风气，育百千人才》及《刘厚庄年谱》两文，就是由他负责撰写的，他不辞辛劳，在短短的时间里赶写而成，谨在此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所限，差错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见谅，并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〇一年二月

刘/绍/宽/专/辑

政协苍南县第六届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刘德敬（兼）

副 主 任：叶宗武 萧耘春 王汝亮

委 员：陈革新 王守长 鲍克让 杨 奔

 郑立于 黄崇森 罗伟科 李良才

责任编辑：叶宗武

本辑特约委员：陈镇波

目 录

苍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前 言

1 开一代风气 育百千人才

——论爱国教育家刘绍宽及其对文史贡献 / 陈镇波

文 选

31 书盐铁论本议篇后

32 救少尉传

33 萧以颜传

34 顺溪瓷厂记

35 记桥墩老人事

36 答颜次周书

37 国民教育概论序

39 无闻社序

40 公祭吴祁甫学师文

40 壬子中校训毕业诸生文

41 父母之命解

42 与薛储石书

43 与宋默庵书

45 重修平阳县志跋

47 慎江草堂诗序

48 蕙园文钞序

49 寥天庐诗钞序

- 50 盘谷高氏族谱序
- 52 无题诗存序
- 53 送尤德民之南洋序
- 54 吴荣烈传
- 56 金东传
- 60 后江东生传
- 65 鲍竹君传
- 67 杨君璧庠墓志铭
- 68 重修仙岩陈上斋先生祠堂记
- 70 重建文信国公祠堂记
- 72 黄君惠泽记
- 73 芸社记
- 74 瓯风社记
- 76 敬乡楼图记
- 77 振华族学记
- 78 苏心田夫妇七旬寿序
- 80 吴次垣暨配余孺人六旬晋一寿序
- 81 范志泉先生六十有一寿序
- 83 林青庭六十寿序
- 84 刘志谦夫妇六十寿序

诗 选

- 89 咏怀乡先辈四首
- 89 盗 跖
- 90 和黄胥庵刘冠三春雪用尖叉韵二首
- 90 夏历六月十五夜携小儿缙同姜肖玉谢仲远
诸君十五人会集护法寺兼游燕窝洞
- 91 自赤溪泛海过中墩视学往沙坡

- 92 水后山行纪所见
- 92 舍弟仲琳大观亭卧雪摄影（身卧丛冢间）
- 93 自 警
- 93 读书叹
- 94 洪博乡先生白桃花传奇题辞四首（有序）
- 95 丙辰中秋夜雨
- 95 五十述怀百韵
- 97 自县城赴灵溪江上作
- 98 冬晓城南泛舟作
- 98 山 家
- 99 己未移居赠别杨志凯、公燕诸中表弟侄
- 100 感 遇
- 101 悼亡二十首
- 103 勘检县志物产戏学山谷演雅体纪之
- 104 甲子纪事四首
- 104 在汽船作
- 105 夜梦有囊萤见遗者醒而感赋
- 105 丙寅八月十五夜阑望月达曙
- 106 六十书怀
- 106 丙寅冬月即事
- 107 晨起口占
- 107 菊花纪事十四首（有序）
- 109 项 王
- 109 李 斯
- 110 元旦书怀
- 110 书 淫
- 110 菜根（八首·社课限齐韵）
- 111 文与可有可笑口号七章戏仿作

- 112 新踏青词七首
113 吊淮阴侯和顾渚庵(薰)叶淑润(观复)高吹万(燮)诸作
113 沪上将归同乡谢侠逊马公愚诸君饯别中社赋此答谢
114 是日在会十余人多旧同学续作此篇述前未尽之意
115 校刊敬乡楼丛书第三辑毕槩将归留别溯初
115 和部漱霞辛未秋怀用满城风雨近重阳句辘轳体
116 公婆石
117 再作四绝(录三、四)
117 泥山柑
118 拟陈陶蒲门戍观海
118 和黄胥庵六十述感用原韵
119 寓仙坛寺怀葛楼夜作
119 即 景
119 寄童海鹤和其咏大风韵
120 漫 兴
120 和姚辛游江心寺谒文信国祠次韵
120 和林烈夫四十自述次韵
121 蟹 螯
121 寄题南雁山曝书亭
122 秋日即事
122 公园即事
122 寿周幼康七十
123 柳阴钓艇

日 记 选

- 127 政 事
177 教案 神拳 团练
190 教 育

232 文化、体育、医药卫生

241 修 志

259 佚文及文献辑校

279 农盐业及其他

293 从师 治学 修养

325 风 俗（含陋俗）

339 杂 事

350 籀园笔记

372 刘厚庄年谱 / 陈镇波

开一代风气 育百千人才

——论爱国教育家刘绍宽及其对文史贡献

刘绍宽（1867—1942）先生，字次饶，号厚庄，出生于平阳县江南乡白沙里（今属苍南县龙港镇）。他一生历经晚清的覆灭、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真是“吾生忧患相终始”。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救国和富强，成为近百年优秀知识分子探索的目标。探索的途径有二：一是向西方学习，打破闭关锁国政策，“师夷长技以制夷”；一是从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新生道路，“膏丹但贩古时方”。至于如何学习，怎样把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则始终是纷纭复杂、争论不休、使人眼花缭乱的问题。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都是在不同时期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代表。

但在璀璨耀眼的明星周围，还有许多不显眼的星星，他们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同样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能发光的发光，能发热的发热，即使是燭火吧，也能照亮于一方，汇成燎原的大火，指点人们前进的大路，促进凤凰在烈火中新

生。刘绍宽先生，即是浙南学界的燧火。

—

刘绍宽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小地主家庭。父亲名庆祥，字玉溪，县学廪生，能为诗歌骈文，尤工篆刻，著有《铁耕小筑印谱》。先生在马公愚祖父《马兰笙先生印谱序》中说：“先君少时所为，多摹仿乡先生苏氏石缘，后始稍稍改变。迨交先生与瑞安许少谔先生，乃力宗秦汉，上及商周钟鼎文字，而于近代所谓邓派者，视之蔑如矣”。由此可以推见玉溪篆刻的道路和造诣。母亲薛氏，育先生第二年即不幸病逝。玉溪府君兄弟四人，大哥名铭新，字涤三，力学早世；夫人杨氏，是张家堡杨配箴之女。先生之祖母是杨配箴之姊，曾祖母也出身杨家，刘杨两家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当时伯母杨氏，自二十七岁守寡，年至四十二，乃得抚先生为己子，携归居于张家堡东墩之母家。这一境遇，对先生的成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温州地区文风鼎盛，是在南宋时期，永嘉学派成为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三的实学，瑞平两县因而被誉为“东南邹鲁”。但元明以后，文化渐渐衰落了，这一状况的改变，得力于瑞安孙衣言、孙锵鸣两兄弟。先生说：“余尝叹吾乡道（光）咸（丰）以前，绩学能文之士，颇不如前代。盖自清沿明制，以四书艺取士且数百年，兼以地处偏隅，科目不振。士人习于帖括之学，遂皓首矻矻，不能自捨，无暇再治他业；间或为诗歌文辞，皆于场屋委顿之余，分其精力而为之，故根砥皆不甚深厚。虽乾（隆）嘉（庆）以来，海内经师硕儒辈出，而吾乡几阒如。迨瑞安孙太仆、微君父子，以经术文章提倡后进，学子始稍稍向风”。（《薏园文钞序》）又说：“方阮芸台^①相国视学浙中，招收高材生肄业诂经精舍，一时人文蔚起，彬彬称盛，而吾温人士独鲜与上选。《经籍纂

诂》所列分纂姓氏，温郡不得一人……同光以后，学风始稍稍起，则太仆乔梓奖掖后进之功，为不可及也”（《太鹤山人年谱序》）。平阳人材的凋落，只要看一下历代所中进士的名额，宋代平阳101人、苍南240人；清代平阳3人，苍南0人，便可知了（据《温州市志》统计）。

平阳人文的重兴，与张家堡的杨家有一定关系。杨配箴“折节务儒业，既补县学生，即入贤贡太学……不事科举，而喜读宋儒书，自律甚严，言动必于礼。”少年时即与孙衣言交好，“衣言自谓年少所弛（放荡不循规之意），见君即肃然，仕宦后不得复见，常以为念”（《杨配箴传》）。金钱会起义时，配箴组织团练防卫江南，而孙衣言兄弟则是白布会首领，最后配合清兵，镇压了起义。这样，孙、杨两家关系更形密切。配箴有三子：长名纯约，字逊伯，号小溪；次名镜澄，字仲愚，晚号愚楼；三名镜清，号筠坪。配箴卒后，“兄弟力学攻文，习举子业。孙衣言见其文，奇之，比官江宁布政，招往读书官廨……惟镜澄往。衣言期之甚至，或谓镜澄有吏能，可纳资得为良州县。衣言曰：仲愚翰苑才也。既以省试累荐不售，乃与兄纯约乡居教授，一以扶植后进为事。”朱次庄、朱子昭、夏绍休、黄庆澄等，都曾从镜澄问学。

先生幼长于杨家。六岁，与表弟子闾同从杨琴舟学句读，以后杨家又换了三任蒙师。十二岁，母舅分家，杨母搬到附近的杨玉笙家，租他家右偏房居住，仍走读附学于杨家。“犹记戊寅岁，舅家爨初析，随母就邻居，隔墙仅咫尺。傍晚挟书归，表弟泣向壁，须臾不肯离，此情可追忆”（《己未移居赠别杨志凯公燕诸中表弟侄》）。十三岁至十七岁，都是到舅家走读，从项雨农先生学习。雨农名延骐，岁贡生，是三舅镜清内侄，又是愚楼的高足弟子，精于八股文章，又博通经史。几年学习下来，到十七岁，参加县试，知县汤肇熙非常欣赏，取

为案首，即第一名，再经过府院考试，考取了县学附生。表弟子闾也同时考取了秀才。同年结婚，妻陈氏，鳌江人，家庭业商。这一年，正所谓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同时齐集，但也正逢祖母之丧。十八岁，从县学训导钱塘吴承志治小学及考据，吴学师授以顾震沧《舆地歌括》、贾昌朝《群经音辨》及清初大儒顾炎武等著作，对考据及地理开始发生兴趣。乾、嘉以来的考据学强调实事求是，没有充足证据前绝不可轻易下结论，这种求实学风，对先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十九岁，从泰顺周思湛学习《周礼》，思湛说：“文章之士，必在通都大邑，若乡曲，则无文可为”。这话使年轻的次饶大吃一惊，也引起他的思考。这一年，是他与子闾同堂学习十四年的最后一年。第二年，他要开课授徒，做一塾师津贴家用了。

先生在《先妣事略》中曾述及家庭艰窘的生活：“初，先妣与诸叔别财，得遗产三十亩，翁姑膳养，诸叔分任。既诸叔迭丧其二，家产均废。祖父母并享寿七十余，生事之资，一惟先妣与本生玉溪府君两任其职；歿则丧祭尽礼，一无遗憾，岁时三党馈问之事，未之或缺。绍宽读书从师，修脯备具，故岁入每不敷出。先妣日以针黹佐家需，夜则织纴组训，虽深宵严寒，戛戛不少休。口体之奉，苟可以约者，无不节省，日常食蔬，不设兼味。岁冬夏，各制一衣，新旧浣濯更换，人终岁不见其华服，亦不见垢敝失容也。绍宽补学官弟子，授徒里中，月试书院，文课薄有所入，先妣始色喜，以为汝能自立，吾无忧矣。”母亲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深深影响了先生的一生。

二十一岁以前，先生所受的一套教育基本上是传统的科举括帖之学。虽然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停泊在马尾的法国舰队突然袭击福建水师，造成七艘舰只被击沉，官兵伤亡七百余人的惨局。“当时寇氛动，所志歼胡虏，壮怀每慷慨，刚肠绝媚妩”（《和鲍中勇四十述怀次韵》），激发了先生和同学少年

们的爱国热情，但对当时形势认识，仍属蒙蒙胧胧。第一次以括帖之学中解脱出来，思想开始跃进，则始于二十二岁从学金晦之时。金晦原名鸣昌，字志曾，号稚莲，瑞安人。孙衣言在光绪五年（1879）致仕回归故里，“特辟诒善祠为书塾，立为课约，招郡邑高材讲学其中。金稚莲师及陈志三、池云珊，平阳之杨愚楼、泰顺之周晓芙诸先生皆其选也。”（《籀园笔记》）。光绪十二年府试，平阳文童闹考，杨愚楼、黄庆澄都因不能约束所担保的童生被斥革，稚莲因支持平阳闹考，也被革去廪生资格。他就将名字改为晦，号漱斋，从此与科举决裂。愚楼既与他是同学，又共遭斥革命运，因此请他来家给予闾授课，先生前去附学。这时，金晦已是求志社成员，与陈虬、陈介石不等倡导改革，被称为“布衣党”。当时瑞安学人，不是属于诒善祠塾，便是属于求志社。金晦学问广博，精于天文历算，又是颜李学派的信徒。他授子闾以陈奂《毛诗传疏》，授先生以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这是乾、嘉学者的重要著作，与正统的“程试功令”的《十三经注疏》是完全不同的。

先生在晚年回忆受教情形说：“师谓此后时文可勿作，作之功力愈深，愈无能知之者。不若专肆力于有用之学，余自是遂无意于应举云”。“师又授以《颜氏学记》。颜氏名元，字习斋，其学惩宋儒空谈性命之弊，反之实事求是。改《大学》格物之训，谓如手格猛兽之格；谓‘乡三物’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必须手格习之，方有实用云。余得此始知有习斋之学。”“是时局势日变，新学萌芽，吾乡宋平子衡在上海大倡广兴西学之说，黄源初与之游，屡有信与稚师，师辄同以相示，于是知经世之务不在乎戈戈之科举，而思想益为变迁。盖余自志学以后，至此始一转乎。”这些都说明先生思想嬗变的经过和金晦对他的影响。次年，金晦掌教金乡狮山书院，先生

与子闾、鲍竹君、张幼明、黄源初仍经常向他请益并互相切磋。后来，金晦与张聘三合资设叙和酱园于平阳城东，隐于卖酱达二十年，先生仍时时前往咨询。

先生自二十岁设塾授徒，至三十五岁春任龙湖书院山长，基本上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抓紧个人品德修养和中外书籍的学习，有《日记选》上丰富材料可证，这里不再赘述。“己丑岁云暮，萱荫俄倾昃，墓木拱泮岗，空负欧阳获。”养母杨孺人在他二十三岁去世。过了三年，生父玉溪公又捐馆，这样，他的负担更加重了。但为了通晓时事，廿四岁从鳌江订购了《申报》。当时阅报风气未开，他成了平阳第一个订阅报纸的人，这对开阔眼界培养爱国情操，起了很大作用。拿周围环境来说，十九世纪90年代的温州，学术思想也已迈入全国先进行列：“属时多故，风云变迁，有识之士，幡然于科举之不足为学，相与讲求经世，循二孙先生之言，致力于永嘉经制之学。乐清陈志三、瑞安金晦斋、陈介石，平阳宋平子先生，皆其卓卓者”。他曾数次亲聆陈志三的谈论，感到“颇足开拓胸怀也”。他的好友黄源初，孙诒让誉他是“振奇士也”。这时游历了日本，写了《东游日记》，“盖欲谘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安攘之略”，又著有《湖上答问》，探讨改革的理论。

中日甲午战争，对先生的触发尤大。他详细阅读《申报》消息，战争未发生前，对中国海军已忧心忡忡：“海军水师安居内地，极远不过驶至朝鲜而止，外海风涛不甚习惯，安望与敌相持汪洋巨浸中？而坐收修理照额一切之费，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为近日武员仕途中终南之捷径。嘻，可异矣！”战争发生后，时时关注战况，为北洋海军威海失守，“三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此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他详细记录了战后“被倭劫去军中各物”和“中国兵船被毁被劫者”。马关条约签订后，记下了赔款给平阳加重为负担，“平阳每粮银一